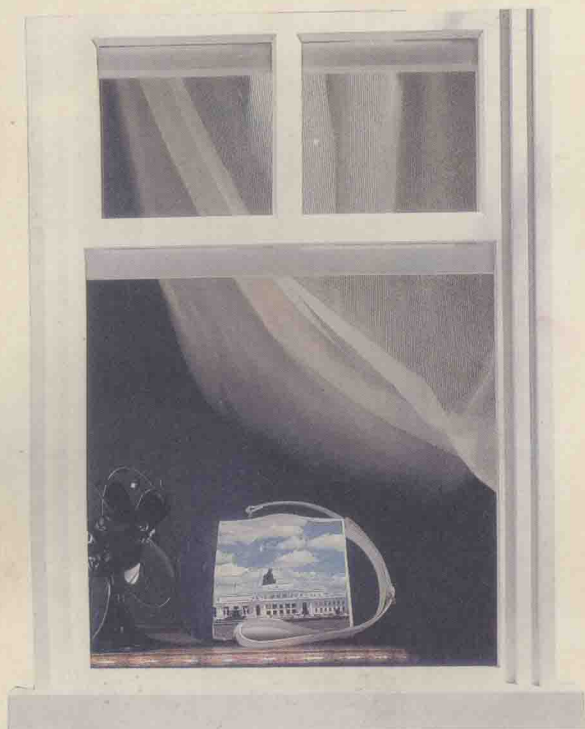




海外風塵

唐瑜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海外風塵

唐瑜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社登记证号:(粤)新登字08号

海外风尘

唐瑜 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5.75印张 11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21-363-1/I·153

定价: 3.80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美国粉墨行.....	(6)
------------	-------

一 遥远的旅程.....	(6)
--------------	-------

二 艰苦的“装台”.....	(9)
----------------	-------

三 芝加哥“213号”大扫除.....	(12)
---------------------	--------

四 粤剧是受欢迎的.....	(15)
----------------	--------

五 粤曲的知音.....	(18)
--------------	--------

六 唐人街的扩展.....	(21)
---------------	--------

七 紧张拼搏的新移民.....	(25)
-----------------	--------

八 都市风情.....	(28)
-------------	--------

九 美国朋友请吃饭.....	(32)
----------------	--------

十 教堂内外.....	(34)
-------------	--------

十一 畸形的社会角落.....	(37)
-----------------	--------

十二 丽诺赌城与内华达州.....	(40)
-------------------	--------

十三 女演员纽约遭劫.....	(42)
-----------------	--------

十四 人们怎样打发日子.....	(45)
------------------	--------

十五 新结识的黑人朋友·····	(47)
旅美日记摘抄·····	(51)
你我都在寻找朋友	
——旅美回忆录·····	(57)
日本剧坛考察·····	(63)
日本是珍视文物的国家·····	(73)
日本的影视制作及电影院·····	(78)
快步的人们	
——访日随笔之一·····	(84)
认真的民族	
——访日随笔之二·····	(89)
京都的日夜	
——访日随笔之三·····	(93)
日本访问笔记数则·····	(99)
陌生的高消费城市	
——旅法随笔之一·····	(107)
巴黎风光	
——旅法随笔之二·····	(110)
塞纳河·《蓝色女郎》	
——旅法随笔之三·····	(114)
艺术长廊漫步	
——旅法随笔之四·····	(118)

“有色人种会遭冷眼吗？”	
——旅法随笔之五·····	(123)
法国航途小记·····	(127)
泰国之旅·····	(133)
曼谷，新鲜而懵腾的“一日游”·····	(147)
文化人到澳洲后·····	(154)
宋城——集古村之游·····	(168)
附录：走向世界的广东表演艺术·····	(174)

写在前面的话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到过几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多数是率领艺术表演团体去演出，有的则是洽商文化交流事务或应邀前往考察。在这些外出活动中遇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使我感到新鲜，也很有启迪。

我首次率团外出是到香港，那不属外国，当时也不如现在开放，住的是专设的招待所，无事不出外，我接触的只是剧场和社交场合。即使如此，我也看到当地在剧场管理上与我们的不同。它的节目排期是早就排定了的，戏票很早就开始出售，不象我们经常存在的临时决定上演、临时卖票。我们在内地的演出，需要有提前一两天的“装台时间”，而它却是上演前夕的下半夜才把舞台交给我们安装，甚至是当天上午装台，当晚演出。当然，这些事现在内地也逐步改进了。

我第二次率团是到新加坡，这可是正式出国，几件事很快就触动了我，可说都是小事，但不妨一说。处在对外开放之初的我国，艺术团体赴外，往

往临时加派文化部门的干部领队，这在外国的官方文化交流中也常这样做。因为这个缘故，团长不完全认得自己的团员也不是奇怪的事。我率团从广州经香港转机时，新加坡的一位接待人员在启德机场接着，陪同一起飞新加坡。就在航途中，她几乎把我们全团的人都认识了，而且知道其中有个女演员的别名，于当晚把它同时打印在名册中，当时真令我惊奇。

我过去每逢出差住旅社、宾馆，总是自己整理被褥，在新加坡也保持着这个习惯。但有一天，当我整理好床铺后，正待外出，女服务员进入搞卫生了。她这只手一甩，那只手一抖，把被单呀，枕套呀，全部扔到地上了。我的劳动全属多余。我这才懂得，这些事不属我的份内，我是大可不管它的；我要管的是我应该管的事。还有一件，剧团演完最后一场时，我通知全体演职员动手打扫后台，在国内不是常这样做的么？现在不是也还有剧场以剧团有没有这样做来衡量剧团作风，甚至作为今后是否继续欢迎的依据么？然而，在新加坡却不同。那里的剧场管理人一再劝我们不要动手，因为他已经雇了几个工人随后就会来干，一应打扫用的工具也不在现场，我们即使扫了，他们也要从头干一番的。后来，我率团外出就不冉不顾场合发出这种口令了。

西方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它们为适应现代生产采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它们的文化设备和文学艺术活动，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在泰国看到了把观赏文化娱乐与吃的、用的联合经营的做法，在日本看到由国家设立某一剧种的专门小剧场，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民族艺术的做法，还有电影在激烈竞争中保护自己的做法，这对我们都是具有参考意义的，实际上我国现在也陆续采用类似的办法了。文学艺术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意识形态，但也不妨多了解一下，逐步分辨其好坏。以文艺的门类而言，现代舞如果在十年前，在我国国内不会有多少人认可，现在也逐步有观众了，一些民族舞蹈的创作也吸取了现代舞的手法，虽然它现在仍在探索中，很难说今后就一定能发展起来。摇滚音乐现在国内仍是遭忌的，会带来剧场的某种不安甚至紊乱。但我在法国看到的为纪念法国革命的演出，那数万观众随着摇滚演唱而欢呼起舞的热烈场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它更能调动当时当地群众的热情了。对于我们陌生的东西，轻易下结论不是慎重的态度。

不言而喻，西方国家虽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它与我们毕竟是两种不同体系的社会制度。它们在文化管理上很会打算，但多是着眼于赚钱，不同于我们要使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考虑。它们在文化艺术活动、娱乐活动中的低级情趣不可取，黄色下流的更不能要。

在社会生活中——可惜我没有多少机会去了解社会生活，我羡慕它们拥有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消费水平。象两三个人能养二万头牛，生产100斤牛肉所耗人时仅需一个多小时，100斤鸡肉仅需三个多小时，100只鸡蛋仅需0.3小时，吃饱了仍考究吃了多少营养，有钱请客但却不大手大脚，这都使我大开眼界。但我看到它们财富占有的悬殊，个人生活的不稳定。在我与外国朋友交往中就碰过这样的事：上一年以高级来宾规格隆重款待我的朋友，下一年却回避不见面了，因为他经营亏本，暂时不能再举办艺术团体演出的事了。上一年表示可随时给我帮忙的朋友，下一年却愁眉苦脸，说失业了，大骂儿子吞占了他的钱。这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前后不过一年间的事。他们缺了什么东西呢？他们没有象我们这样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当家作主。各方财团、各大小业主都在角逐，劳动者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破产、失业不知何时会降落在谁的身上，这就出现了我上述的情况。当家作主平时好象看不见，职工劳动权利就是一个具体表现，在全民制和集体制中常被形象地称为铁饭碗，不是一碰就破的瓷碗。只可惜有些人不太懂得珍惜自己

的劳动权利，不懂得自己必须履行的相应义务，忘乎所以，变懒了。要是能把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为保饭碗而努力劳动的态度结合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过得更好。

几次从海外回来，我都写点文章，主要是写我熟悉的艺术表演方面，也写了一些社会见闻、风土人情。为了编集成书，最近又写了一些追忆，过去写的也趁此机会作了些修改。因为每次出国的时间都短，接触面有限，所见所闻大都是浮光掠影。文内如有不当之处，我希望听到朋友们的批评。

作者 1991年7月

美国粉墨行

一、遥远的旅程

今年四、五月间，我率广东粤剧团赴美国演出，行程一个月，前后到了几个著名的大城市：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从太平洋的这一边到那一边，尤其称为“金元帝国”的地域，什么都感到新鲜。

剧团原定赴美的时间是四月初，因为邀请单位说那时天气很冷，所以推迟了二十天。虽然避过了严寒，但气候之冷也可想而知，因而大家都准备了不同的衣服，连鞋子也多备了一双，其他的日用品和药品自然也多带一些。还有，为了减轻道具的运费，恪守对方要求道具不超过两吨半的协议，团里把演出的靴鞋都分给各人携带，化公为私了。就这样，全团47人，每人都带了一只大皮箱，手里自然还缺不了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可谓行囊丰盛，浩浩荡荡。

因为都带着大皮箱，也就给自己增添了负担。从广州到香港的直通列车上，为了节省托运费，我们是各自提着箱子气呼呼地登车的，连列车内的行李架也放不下，好在演员们都是跑惯了的，还有舞台工作人员哩，这里塞那里藏也就对付过去了。在美国境内转移时，乘搭的都是飞机，有些机场让我们自己搬送到服务台，搬运费就省了，但有些机场却被黑人搬运工在门口挡驾，每只皮箱就得付出一块美元。我们只有一个翻译，大家听不懂话，也闹不清机场有什么规定，眼看着机场内外不过一道玻璃门的距离，却不能自己动手，这钱花得有点冤枉。

由于大家准备较充分，在美国各地巡迴中没有出现病号，胜利完成了演出计划。当然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这个旅程实在远，各地的时间、气候差异很大。

有人打了个比喻，说在地球仪上，从北京打个洞平穿过去，在另一面穿出来的洞距纽约不远。这表明，我们从广州到美国，要在同一纬度上绕地球走半圈。主办演出的单位为了节省演出成本，给剧团订的是菲航（P R）飞机，要从香港到马尼拉转机，还要在夏威夷停机加油，前后加起来到美国首演城市旧金山需二十一个小时。飞机在天上飞，地球也在转动，各地的时差不一，一般人登上这种远航

机就不容易弄清时间，我自己就弄得有点糊涂。比如，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午启程的，下午二时在马尼拉降落，五时又飞上天空，大家吃过晚餐陆续入睡了。夜半十二时多，机舱内的灯忽全亮了，请旅客们进“早餐”。我们诧异地开窗一望，窗外的天空可不是明亮亮的吗！？之后，又飞了两个小时，在夏威夷降落，看手表是北京的下半晌，但在夏威夷却是凌晨。到达终点机场旧金山时，手表指的是广州的清晨，旧金山却还是黄昏，一些同志总觉得没有睡醒。同是在美国的境内，各地也有时差。这样在天上飞了两次之后，我们的时间观念起了变化，懂得在天上看老时刻没有多少意义，最重要的是了解到达地的钟点，使自己适应那个时刻，在天上能睡就睡，送餐饭时能吃就吃。人的一个最大能耐是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没几天，大家也就适应了这种变化，不管它时间颠倒，走下飞机，该办事的时刻就办事。

我们启程时在广州已是夏季，穿件恤衫就够了。为防备旅途气候的转变，毛衣、外套自然都放在身边备用。飞达马尼拉时，天气与广州差不多，但到夏威夷停机加油就变冷了，毛衣和外套都都用上了，加上在飞机上憋了这样长的时间，演员们就把候机室当练功房活动开了，压腿，弯腰、弹跳，引起了全场新奇而欣羡的眼光。飞机重上高空飞抵

旧金山时，是春末的气候，夜晚微寒，白天暖和。据说旧金山也是四季如春的地方，一年到头差别不大。之后，当我们巡迴到波士顿、芝加哥，则又回到春寒季节，附近山地积雪未化，从飞机上往下看，是白皑皑的一大片。特别是在芝加哥，我们住的民房没有热水设备，冷得厉害，手泡的时间稍长就痛入骨髓，洗一件衣要停歇两三次才能洗完。美国是仅次于我国面积的大国，幅员广阔，各地气候的差异，大体上与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差不多。因此，尽管我们的皮箱里看来各式衣服都齐了，但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一长也就感到同样的衣服不够转换。出门远行自然不象在家里方便。剧团的翻译林君，临走前购了一双皮鞋，没想到穿不到一个月，接口线就断了，无奈穿了备用的球鞋。就在那几天，美国朋友请我们两人到百老汇剧院看歌舞演出。我们知道外国人进入这类高级艺术场所都是衣装整洁的，林君还担心地打听穿球鞋会不会被挡驾呢！

二、艰苦的“装台”

在美国各地的演出中，剧场的设备条件极不相同。如华人街有剧场的，是旧戏院，对于我们这样经过几十年改革而大大丰富了的舞台演出，显得很

落后。如果华人街没有剧场，借西人区的剧场表演，条件倒好，但观众却少了。在波士顿演出的是约翰·汉柯克剧场，它是一个拥有1200个座位的大场子，绒座椅，厚地毯，舞台和后台都宽，有升降吊杆，灯光和音响设备都是较为高级的。这种剧场使大家都满意，演出效果也好，全场经常处在奇静的状态中，演员们说是“静得使人心惊”（知道全场观众都高度注视着自己的表演）。在芝加哥的演出，是假座伊利诺省工业大学礼堂，设备也相当高级，可惜其音响设备原来是供表演者嘴巴对着唱的，一旦变为戏剧表演，效果不够理想。

在旧金山和纽约华人街演出的剧场，是电影院的装置，还比不上我们国内的一般剧场。舞台表演区较小，盛大的场面如武打不好施展，演员要提防一筋斗翻到台下去。后台狭窄，侧台只是一条小过道，戏服、道具摆布不开，男女演员只能挤在一起化装。舞台顶一无所有，只有一层天棚和过去演出时凿开的一些孔洞。我们的舞台工作人员得爬到天棚上，沿着那些吱咯作响的横木条进行高空作业，自制吊杆。天棚的棚板是普通的塑料，不小心踩上去是会连人带板摔下来的。大家小心翼翼，不断互相提醒。当地有经验的同行叮嘱，如果摔下去的是当地的帮工，千万不要去扶，免得对方赖你，因为那个社会是各人花钱买“保险”求人身保护的，象

“在雇主家油漆时不慎跌跤”就是一种保险。如果你扶了人，影响了对方的保险费收入，你赔不起。我们对这种交待总觉得于心不忍，所幸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偶有失足摔交的，大家当然赶快去扶，没有出现工伤事故。

象这种剧场，如果能让我们从容装置，倒也罢了。但不行，在美国是非常讲究经济核算的，我们在各处都是夜半零时才“接台”，把戏箱扛抬进去，开始安装。除了吊杆布景，还要添置灯光，悬挂字幕，安置好各种道具、戏服等，其紧张的程度可想而知，除了舞台队，还抽出年青的演员参加，在旧金山和纽约，都是一直干到天亮。而在这一天就更忙了，上午要排戏，并继续“补台”，晚上则正式敲锣演出，以致好些人连续三四十个小时没有睡眠，有些女同志在座位上歇息时，困得缩成一团，一下子就睡着了。纽约的一次晚餐时，点名少了一个演员，给他的房间去电话，没人接，我们都有点焦急了。过后，却忽冒出来了，原来他是通宵装台后睡死了，连电话铃声也没有把他吵醒。

剧团转移地方，我们的行语称之为“转点”，也不象印度电影故事片《大篷车》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搬迁，我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这样轻松。我们这次到美国演出是商业性的演出，主办单位总是多方设法节减费用。我们从旧金山到波士